



Jin Ma Yi Ke Huan Xi Lie

金蚂蚁科幻系列

刘 牛/著

情系

海豚

QING XI HAI TUN



新蕾出版社

XIN LEI CHU BAN SHE



90264208

I N M A Y I
EHUANXILIE

Q
INGXI
HAITUN

情系海豚

刘 牛/著



新蕾出版社

· 天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系海豚/刘牛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1999.8
(2000.5重印)

(金蚂蚁科幻系列)

ISBN 7-5307-2268-9

I. 情…

II. 刘…

III. 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386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电 话:总编办 (022)27301675

发行部 (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 (022)2730167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850×1092 毫米 1/32

字 数:149 千字

插 页:2

印 张:8.25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3 001-8 000

定 价:9.00 元



编者的话

“金蚂蚁科幻系列”是我社花费两年多的时间，精心策划出版的一套长篇科幻小说丛书。几位作者是我国当代具有很强创作实力的科幻作家。他们怀着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发挥丰富的想像力，为广大青少年和科幻爱好者创作了一个个惊险神奇、充满幻想激情的故事。

这套科幻系列中的作品，涉及到宇宙天体、地外生命、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环境保护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知识，具有较高的科学含量。作家们展开想像的翅膀，以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深刻细腻的人物刻画，生动形象的语言，将知识与幻想巧妙地融为一体，把读者带进新奇迷离的科幻世界，引导读者去探究人类之谜、自然之谜、生物之谜……

21 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也是人类不断将幻想变成现实的世纪。我社出版的这套“金蚂蚁科幻系列”，是奉献给读者的可口精神大餐，在激发人们热爱科学、勇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幻想的快乐。

1999 年 3 月



目 录



海豚冲滩·····	1
非常网友·····	18
误报风波·····	42
失恋烦恼·····	69
池中激战·····	97
情窦初开·····	129
喜极生悲·····	158
重返大海·····	184
丛林怪雨·····	209
恶海悲歌·····	231
尾声·····	257
后记·····	259



海豚冲滩

龙海涛开着他的那辆新型奥迪，来到了市郊立交桥和福厦高速公路的交叉处。他再次犹豫了，刹住车，从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摁下呼叫按钮，龙霞飞的图像清晰地出现在两寸见方的小屏幕上。

“你上路了吗？海涛。”龙霞飞正朝着他微笑。

“我说表姐，你怎么出了这么个鬼主意，让我专程跑到厦门去看一场演出。”龙海涛苦着脸。

“帮帮忙，海涛，欢欢想死海豚了，就来一趟吧，后天是周末，好不容易碰上海豚表演，可我却要出差。”表姐的神情真挚而又恳切。

“要知道，我还有一大堆事，我……”

“你还是跟欢欢说吧。”龙霞飞的话音刚落，小屏幕就换上了小侄子欢欢的面影。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欢欢。”

“你知道吗，小叔，这次来鼓浪屿的是一只会顶球的海豚呢。”





“这我知道。可是……”

“它叫格格。”

“格格？”

“这名字好听吧，”欢欢来劲了，“海报上说的，‘六一’节它就正式和小朋友见面。”

“我知道你喜欢海豚。”

“你不也喜欢吗？”

“当然。”这是不能否认的。

“这不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吗？”欢欢一本正经地板起脸。

“是个机会，可厦门太远了。”

“开车来呀，奥迪车，高速公路。”

“你倒挺会安排，可表叔没时间呀，表叔要管‘风婆婆’。”

“‘风婆婆’有人管，欢欢看演出没人管，表叔不管，我就去‘死’！”六岁男孩装出一副可怜相，语调哀伤而又真挚，听上去真像是“临终遗言”。

“你也为表叔想想，跑那么远去带你看海豚表演？！”

“格格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的，从台湾来的。”

“台湾来的？”

“心动了吗？”屏幕上又换上了龙霞飞的影像。

“来吧，别整天闷在房子里，听说你和小宫闹别扭啦？出来散散心吧。”

“你怎么知道的？”龙海涛大吃一惊，他和女朋友宫



静娴出现裂隙不到一个星期,表姐居然就获取了情报。

“来吧,我告诉你。”

“你出汽油费?”

“食宿费也由我包。”

“可是……”龙海涛和表姐的感情很好,又特别溺爱欢欢,然而,3号台风的预测至今没有明确的结论,他又如何走得开呢?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龙霞飞真的生气了。

“好吧。”龙海涛关上电脑,一踩油门,上了高速公路。

这是一条平行于海峡的高速公路,行驶在上边有种横移看台湾的感觉。暮春时节,满山遍野的凤凰树盛开着簇簇娇艳的凤凰花。天色湛蓝,海涂深灰,晚霞将西边的天空映得一片火红,大自然的画笔涂抹出了瑰丽的彩卷。海风拂面,让人感到由衷的畅快。从福州到厦门只需短短的三个小时,龙海涛下午四点从省气象台出发,准备到表姐家去吃晚饭。

忽然,前方有个黑点映入了眼帘,龙海涛定睛一看,原来是耸立在滩涂上的一块礁石。那是块十分普通的黑色礁石,普通到任何人不会愿意多看一眼。然而,龙海涛还是被它吸引住了,因为紧挨着礁石的,还有个白晃晃的银灰色亮点。在霞光的衬托下,那亮点显得格外夺目。龙海涛打转方向盘,朝着亮点驶去。渐渐地,亮点放大成一





个布袋状的异物。他将车驶入公路前方一个缺口拐弯处,停靠在路边,下车徒步走向海滩。

来到近前一看,龙海涛吃了一惊,那异物竟是只搁浅的海豚。它通体银白,长约两米,两只圆溜溜的小眼睛里忽闪着幽光。海水轻柔地拍打着它的身躯,看上去像是刚刚搁浅的。根据龙海涛具有的动物知识,他断定这是一只珍贵的白海豚。

“见鬼,今天算是跟海豚撞上了。”龙海涛嘀咕了一句。

龙海涛四下张望,不见一个人影。前方是一个凹进海岸线的小小海湾,形似一只美丽的螺壳,位于壳尖的几块巨大海礁将海湾分割出两个入口。阵阵海风从海湾入口处呼啸而过,将几棵孑然孤立在礁石缝中的低矮松树刮得东倒西歪,给这片荒芜的海滩平添了几分凄凉。

龙海涛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他蹲下身子,轻轻拍了拍白海豚的脖子:“喂,朋友。”

白海豚看一眼陌生人,目光倦怠、忧郁,却又隐含着一种渴求。

“不小心搁浅的吧?小可怜。”

白海豚眨了眨眼。

“你听懂我的话了吗?”龙海涛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

白海豚的两只前鳍颤动一下,眼睛湿润了,突出的长



吻一张一合地蠕动着,像要倾诉发自肺腑的委屈之情。

“我把你送回大海吧。”龙海涛伸出双手,抄住海豚的腹部,想要将它抱起来。

哟,真沉!

这只白海豚足有一百来斤重,浑身滑溜溜的,挪动起来十分费劲。龙海涛改变了姿势,他环起胳膊,兜牢了海豚的尾部,憋足劲拉向大海。一步、两步,海水没上了龙海涛的脚踝骨,又没上了他的大腿……

怀中的白海豚越来越轻,终于,它在水面上浮起来了。这时,一股海潮涌来,龙海涛松开胳膊,双手托住白海豚的尾部,顺着潮头轻轻地一推。

海潮卷起略显慌乱的白海豚,将这只迷途的游子重新拉回到大海的怀抱。

成功了!龙海涛舒了一口气,重新退回海滩。他登上那块黑色的礁石,准备好好欣赏一下白海豚搏击潮头的英姿,这样的情景过去他只在电视屏幕上领略过,而今却能亲眼目睹——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这时,海中传来一阵“哗、哗、哗”的拍水声,龙海涛抬头一看,又有两只银灰色的白海豚正朝着海湾游来,它们并排跃出水面,前来迎接失散的同伴。重返大海的白海豚游出海湾,很快加入了同伴的行列,三只穿行于浪尖的白海豚就像三只银色的海燕。

“太棒了!”龙海涛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

好景不长,那只归队的白海豚渐渐变得动作迟缓,它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再次脱离了自己的群落，重新游回了海湾。恰逢一阵潮涌，它迎着波涛，借助海浪的惯性，又一次冲上了湾边的滩涂！

它是心甘情愿冲滩的——龙海涛看得很清楚。

“干吗故意冲滩呀？”龙海涛吃惊地叫起来，“到底出了什么事？”

白海豚重新搁浅后，它的两个同伴立即尾随而来，直到逼近了海湾口，才不得不掉转方向——这片海湾的底部很浅，只要越过湾口，就将面临搁浅的危险。海中的白海豚清楚前方的险境，只好绕着湾口缓缓地游着，嘴里发出“吱、吱、吱”的悠长号鸣，哀怨凄凉，如泣如诉，似在呼唤着陌生的朋友再次向“自杀者”伸出救援之手。

龙海涛的心震颤了。他向大海里的白海豚用力挥舞双臂，嘴里嚷着：“我懂啦，我懂啦。”

他跳下礁石，回到搁浅白海豚的身边，费尽气力，又一次将它拉回了大海。对着已在水面上漂浮起来的白海豚，龙海涛还专门叮嘱了一句：“别想不开，伙计，同伴们在等着你呢。”

可他转身没走出多远，就觉得脚后跟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那只被送回大海的白海豚。它重新折回海滩，用嘴衔住了龙海涛的裤脚，喉咙里发出一种“吱嘎、吱嘎”的鸣叫声。

“怎么回事？干吗不想回家？”龙海涛感到奇怪。

白海豚仰起头，两眼哀哀地望着他。



龙海涛有些心慌，过去虽然看过有关鲸类冲滩自杀的报道，可没料到今天却亲自碰上了。他思忖着白海豚屡屡冲滩的“自杀”行为一定会有原因，就将白海豚翻转身，细细查看起来。果然，在腹部的胸鳍处有一处旧伤，尽管表皮早已结疤，但四周红肿，触上去硬邦邦的。他用手轻轻擦去凝固成黑痂的血污，发现里边嵌着一段绳索——一段深深勒入了胸鳍根部的粗糙绳索，由于伤口化脓，红肿处还在往外淌着黄水。在它后半身腹部上还布满了一道道深浅不等的划伤。

“我明白，你受了伤，现在不能回去。”龙海涛感到一阵揪心，他想像得出这只白海豚受过许多伤害。

白海豚默默望着他，没有说话，也不可能说话。

“我送你去医院吧，朋友。”

白海豚微微眨了眨眼皮，真是一只通人性的白海豚呀！

这时，海湾那一边又传来一阵拍水声，龙海涛抬起头，看见海中的两只白海豚慌乱不安地频频跃出水面，焦虑烦躁的举动中透露出心中的恐惧。

“别慌，我正在为你们的同伴想办法呢。”龙海涛向大海挥挥手，然后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脚边的白海豚。

海中的白海豚停止了烦躁的跳跃，从水中露出头，绕着海湾口回游，像在对这位鼎力相助的朋友致以谢意。

龙海涛的眼眶湿润了，多有情义的大海精灵呀！他





向前方海面拱了拱手：“放心吧，你们的同伴交给我了。”

海中的白海豚这才潜入水中，幽幽鸣叫着，离开海湾而去。

“居然有这样的怪事。”龙海涛暗暗称奇，仿佛一束无形的电流将他的心和这几只白海豚连在了一起。龙海涛决定将这只冲滩的白海豚挪到自己的奥迪车上去，他使出吃奶的劲，刚把白海豚拖出十几米，却已累得气喘吁吁——得找一个帮手。可茫然四顾，空荡荡的海滩上没有一个人影，他在海滩上漫无边际地奔走呼喊，传回耳边的惟有飒飒风声。天色渐晚，龙海涛一屁股坐在了海滩上，无可奈何地看着受伤的白海豚。

白海豚仿佛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眼眶中溢出两滴浑浊的泪水，向着无限眷恋的大海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号鸣，然后沉重地闭上了眼睛。

“回家吧，与其躺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回大海呢。”龙海涛自言自语地“劝说”着白海豚，并重新兜起它的尾部，再次往大海里拉。虽然明知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可也只好自欺欺人了。不料，他的双脚刚刚踩进大海，已经离去的两只白海豚又鬼使神差地在海湾前方出现了。

“它们一定是来指责我的，”龙海涛放下了手中的白海豚，负疚地朝大海自言自语地唠叨，“真对不起，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那两只白海豚不再理睬龙海涛，它们义无反顾地继



续游向海湾,并越过危险线,进入湾口……

“别、别再靠近啦,这边危险!”龙海涛不停地挥手示意,并拼命将受伤的白海豚推向大海。

进入海湾的白海豚全然不顾龙海涛的劝阻,继续向前游来,接近滩涂时,冲在前头的大海豚奋不顾身地往上一跃,也在海滩上搁浅了。不偏不倚,就躺在了前一只受伤同伴的身边。

海湾里又传来一阵哀鸣,声音显得十分稚嫩,这是另一只白海豚发出的。它看上去体型较小,像只没有成熟的幼豚,也在效仿大海豚那样跃跃欲试,可毕竟有些胆怯,刚刚接近滩涂又缩头缩脑地退了回去。

“别、别傻,别这样。”龙海涛顾不上抹去脸上的海水,拼命挥动胳膊,试图制止幼豚的愚蠢行为,可是没用。犹豫的小海豚克服了内心的胆怯,勇敢地汇进了迎面而来的一股潮头,在浪花的裹挟下,终于冲上了滩涂。搁浅的位置离两只大海豚要远一些。

海滩上并排躺着三只白海豚,三只!

龙海涛震惊了,他努力镇定一下情绪,围着三只“自杀”海豚转了一圈。和受伤的白海豚相比,后一只冲滩的大海豚身材略小,体型修长,看上去显得玲珑妩媚,大概是一只雌海豚。它的前吻下方有个明显的黑斑,让人联想到少女下巴上的“美人痣”。最后冲滩的那只身材更小,一上岸就拼命往雌海豚的身边挪动,像在寻求着呵护,显然是只未成年的幼豚。“这大概是一家子吧。”龙海





涛思忖着。

他对后来冲滩的两只白海豚检查了一番，发现都没有受伤，这更引发了龙海涛丰富的联想。他猜测，那只有颗“美人痣”的准是只母海豚，是为了“殉情”才冲滩的，当然，也可能是在向龙海涛的失信行为“抗议”。那只幼海豚则是这对大海豚的“爱情结晶”，看到自己的父母如此“英勇”，也就稀里糊涂地“前仆后继”了。

真惨！全家“自杀”，一个原本美满的白海豚之家。

龙海涛为海豚一家生死与共的亲情所震撼，也对这些珍贵海兽的自杀行为感到悲哀。要是看着这些珍贵的海兽在自己面前死去，他在良心上是一辈子也得不到安宁的。

望着脱水后在滩涂上不停挣扎的白海豚，龙海涛决心尽力拯救。他俯下身去，先将“殉情”的母海豚拖进大海。可刚一转身，入水后的母海豚又冲上了海滩。他又去拖小海豚，照样没用。经过一番折腾，龙海涛终于明白，他这样做是白费劲——如果冲滩的海豚抱定必死的决心，人类是无能为力的。看着白海豚一家的悲哀，龙海涛胸中涌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

宫静娴是龙海涛的女友，近来她一直闷闷不乐，前些日子的情景历历在目，她感觉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污辱。

她是在三年前，由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分配进了福建电视台。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来自小城镇的宫



静娴颇为自足,她从小理想就是当个名主持人,现在终于美梦成真。遗憾的是,台里留给她的位置是气象小姐,也就是报个刮风下雨什么的。正式上岗前必须试镜,宫静娴不敢“轻敌”,这毕竟是她的第一次“亮相”,从前一天的晚上开始,她就将播音稿读得滚瓜烂熟。

试镜按照实拍程序进行,播音员站在气象挂图前,面对摄像机镜头直接播音。这种要求难度很大,大学里训练播音员是面对镜头直接“讲话”,现在要边讲边看图。初次上阵的宫静娴显得手忙脚乱,顾了看图,顾不上播音,张口就出了一个笑话:“近来由于厄、厄诺尔尼现象的影响……”

评委席上一阵讪笑。

宫静娴意识到自己出错,赶紧重看一眼播音稿,红着脸纠正道:“对不起,是厄瓜多尔现象……”

这回是哄堂大笑,有的评委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宫静娴再没勇气看播音稿,刚才居然把气象术语误念成了南美洲的国名,日后肯定被当做笑柄,她的脑袋一片空白,茫然无措地呆站着,担心人们把她从电视台里轰出去!

“对不起,播音稿是我写的,可能字迹太潦草了。”评委席上有个人站了起来,笑声停止了,评委的目光一起转向了右后方的角落。发言的也是一位评委,看上去十分年轻,他向宫静娴点点头,一板一眼地订正道:“这里应该





读作厄尔尼诺^①现象。”

年轻评委吐字清晰，态度平和，恰似给宫静娴注射了一针镇静剂，气象小姐声音哽咽地重复了一句：“厄尔尼诺现象。”

“对，厄尔尼诺现象，又被称作‘圣婴’。”年轻评委面带微笑地解释道，“这是来自秘鲁的一股太平洋暖海流。”

“那为什么会叫圣婴呢？”宫静娴一时好奇，竟忘了自己身处的环境。

“请播音员完成好试读任务。”主评委不满地用铅笔敲击桌面。

宫静娴吐了吐舌头，镇定精神继续播音，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试读关。

关键时刻拉自己一把的年轻评委在她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宫静娴了解到，他叫龙海涛，是以气象台技术顾问的身份被特邀参加评委工作的。龙海涛毕业于名牌大学——南京气象学院，毕业论文曾获得青年科技奖。在学期间，就用“气象服务”的奖金购得一辆新式

①厄尔尼诺一词来源于西班牙文，原意是“圣婴”，最初用来表示每年圣诞节前后，沿厄瓜多尔海岸出现的一支微弱且向南移动的暖海流。后来，这个词汇用于表示在秘鲁和厄瓜多尔附近几千千米的东赤道太平洋上海面增温的异常现象。它对当地生态系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使大批海洋生物和鸟类死亡，渔业减产；对太平洋及其东西两岸广大地区的天气和气候同样会造成显著影响。